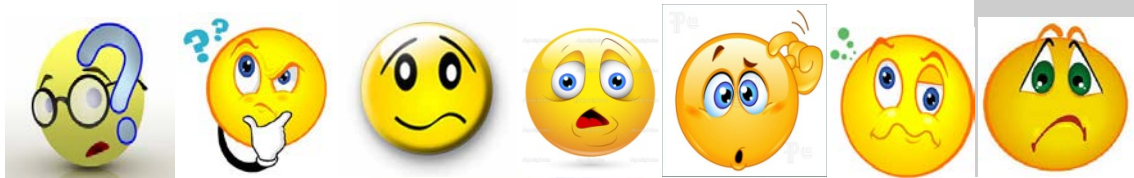


瑾心



教育自閉症兒童，父母一定經歷過沉重的挫折，壓抑不住心中的沮喪，甚至罵聲地執問孩子：「你到底要什麼時候才能學會？」

專家指點家長，要好好跟小孩說，免得他的心理負擔重，若是情緒處於緊張的狀態，會使孩子對學習有「痛苦的體驗」...。

如果父母誤會「好好跟小孩說」的定義，是只要孩子開心，不需要教導小孩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，凡事牽就他、順著他、配合他。那麼，您有極高的機率會膠著在七個可能性的情節中：



1. 孩子不順從專家的「好言相勸」，專家則歸咎“是父母”已經造成小孩對學習的抗拒。於是孩子與父母的溝通，竟需要依賴心理諮商治療師的代為傳話和修復；而，西方有紀律和原則的愛的親子教育重要基礎，就在過渡太平洋中失落了。



2. 在玩具、甜食和愉悅歡呼聲交融的30至45分鐘，孩子可以因著正面增強物的賄賂，快樂地亦玩亦從的順服專家的教導，但父母掙扎於如何能長期經營「迪斯奈」的家庭教育。至少可預知學校是不可能有的這樣的哄寵環境；社會供需定律的競爭文化也不是正面增強作用的泛化操作；縱使可藉由人情或利益的關說保護孩子的成長環境；但，每一層的保護都在剝奪孩子認識及訓練自我調整的獨立心態。

3. 繳學費委託專家教導，應該最保險吧！但是，一出了治療室，學校的老師、親友、甚至家人都難以理解孩子在專家前的行為表現，為什麼不能隨處泛化在師友、親子的互動之間呢？千錯萬錯，全權信託的商業教育介入，專家毋須承擔任何法律的約束和刑責；但，決定生他的父母，理所當然要概括承受一生的教養義務。



4. 父母懷疑孩子的缺乏學習動機，是因為老師沒有愛心、沒有耐心、沒有特教的裝備、學校不認識也不懂得教育孩子的獨特發展；當然，還有感嘆其他同學們竟是如此沒有家教的排斥我家的特殊寶貝。

尤其，是家長的選擇要孩子上普通班時，其心意是為了讓孩子享受群體生活的融合、體驗一般的功課壓力跟考試壓力；那，家長就應該要明白，正常教育是没有辦法像特教班那樣採個別化的一對一跟進教學，畢竟是自閉兒要學習融合進入團體，並泛化ABA教學中社交語言與行為介入的習得技能，而不是要求正常班的老師和同學要來適應自閉症兒童的存在。



5. 頂著高功能的診斷，亞斯柏格的孩子面對刻板記憶的教育是可以強勢吸收，並且也能在學科的光環下自信滿滿；只是，除了個人有興趣的活動和話題外，他對做人的謙讓和互動，仍是完全以自我的角度看人觀事。縱使孩子有高等學歷，家長心知肚明他難以成為團隊的一份子。

試問，有哪位老板有責任要懂得「好好跟職員說」應有的社交聆聽禮貌？有哪位同事需要「好好跟另一位同事說」公事溝通上應有的尊重和配合態度？

6. 不然，就用錢跟著某些醫生的生化實驗，僥倖地賭一把！醫生贏了名利雙收；就算是輸了實驗，但也賺了錢。家長雖有能力投擲昂貴的籌碼，贏的機率幾乎是微乎其微；輸了不單單是孩子用錢也買不回的黃金介入時間，還有潛伏在生理機能的畢生傷害、以及依賴藥物控制會上癮的副作用。

7. 因為接觸了許多自閉症兒童的家長，我由衷的與您對說：

「立志」是一回事；「行事」又是一回事。

「恐懼戰兢」，"作成"得救的工夫。（腓2：12）更是另外一回事。

一個有安全感且願信任人的孩子，是生活在規律、次序、系統的家庭教育裡，父母所供給的是信實、慈愛和紀律的三方面平衡原則，孩子對人和對環境的認知才有中肯的實際。

我們很會「養」孩子，但，千萬不要愛他如在乎吃什麼、喝什麼的寵物。

我們很會比較歐美的社會福利，卻不願自己的國家也徵40%的所得稅。

我們很會將自閉症的特質合理化，自信的以為孩子的行為與父母應負責的家教毫不相關。

我們更會指責別人的沒愛心不包容，卻很少自省孩子的不能改變與父母的人生價值觀有何關連。

親愛的自閉兒父母阿，行為介入教學，一定要有一個目標，並且在預定的時間內要重新評估 教學的執行和內容。這是專業應有的反省能力！

我所面對的孩子，都訂了一個至終的目標：他要成為一個有智慧受教的人。

孩子會發出很多的聲音，也表彰出許多的行為問題，置身其中的父母，你一定要學習有識別力， 認識孩子的動機。

千萬記住！生命的目的不是在於孩子有無限的自由和慾望；
生命的目的是在於找到生活於世上的意義和價值。

一個擁有父母形象的孩子，當他選擇不服從父母時，他也同時悖逆了自己。

我們依靠情緒掌控的愛，選擇要做孩子的奴僕，孩子也成了自閉症的奴僕。

大家都失去了自由！

大家也都失去了生命的價值！

如果面對自閉症一生的戰役，您依然想著怎麼用更快速、更容易、更直接的辦法完成孩子的教育；無論是爭取早療課的機會、或是累積財富，最好能用最少的精力投入，就得到最多的回饋。只是，本來應該經歷的自閉症過程，假使真的如您的安排得以省略，真的會比較幸福嗎？這到底是一種「獲得」，還是某個角度來說，更是一種「損失」？

說起來，人生也真弔詭。很多故事都告訴我們，太快得到別人夢寐以求的東西，最後不見得會比原來更快樂。既然太快達陣不見得是好事，等待太久，又覺得划不來。到底，人應該怎麼看待自己的追求？

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，同時注意到另一件有趣的事。如果問「人生中哪段時光最令你難忘？」我那五年級生的世代，很多在台灣的男生的答案可能都是「當兵」。明明是不大愉快的兩年，但是很多人回頭看，最好的朋友是在那時候結交、最大的個性轉變在那時候發生。女生也是，問她們「帶來成長最多的經驗」，往往是來自上一段失敗的戀情。這說明什麼？人生中真正重要的生命印記，往往來自曾經努力、曾經掙扎、曾經奮鬥的路程。不管當下感受是好或壞，它們才是真正能轉化為日後養分的基礎。

無論是對人情事故的理解，還是對世間百態的掌握，這些「社會學分」沒有一科是速成的。太過唾手可得，只會讓它顯得「不重要」，或是得來了也不覺得需要珍惜。在這個速度愈來愈快的時代，我們更應該提醒自己，若是正在做一些「重要卻不簡單」的事，即使前進的步伐慢了一點，也不要因此跳過，或是貶抑它的價值，更要從中體會每個點點滴滴，好好發掘出它的意義。

有些人也許會問：走難走的路，做難做的事，做的時候不知道會不會成功，也不保證以後一定後來居上，眼看著別人遙遙領先，不是很難熬嗎？沒錯，

挫折、困難確實都不好受，可是只要能夠繼續往前走，不是停在原地，都會鍛鍊出你的體質和視野。就像從沒爬過山的人，不覺得水有多可貴，可是當你曾經跋涉千里，飢渴至極卻一口水也不可得時，下山以後再見到水，看待它的態度絕對不同。透過匱乏、不足、不那麼盡如人意的環境，才能打開人的心智和眼界。

重要的事情，一定都不簡單。所以，不要害怕去做不簡單的事，因為這樣才能打造出對自己重要的每個人生階段！

